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七目錄

楊夔二

楊夔二

烏程縣修東亭記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會昌中詔毁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其碑述相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迨今五十載其碑毁折汝南周生以明經賜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刊於石所闕文字

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誡也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持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以拯焉衆方懾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敘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朞而代居閒閉關淡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濬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而自娛未嘗以闕物爲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

以靜理閙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欣欣再遇寛政閣
鞭聽訟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
於陽羨數世以經明擭禄後翟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
右之士因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亦推先焉夫善爲政者
雖欲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
也今徭賦既調風俗旣安逋逸有歸惸子有依然後捜遺
文刋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洿池此所以
見繼絶之志也於戲當大兵之後民困於繁役克俾其民
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尹長矣今施政之暇人有餘力然

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者孰能爲此哉生既重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於石且以旌新亭之興替有自也

小池記

宏農子始卜居於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修篁竹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僮執鍤穴爲池焉逗前溪餘派以潑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菜果可以左右俎机者暇則散襟曳笻修吟自怡或從風微瀾或因雨暗溢則江湖之思滿目矣宏農子性潔不喜滑雜故

一卉一木爽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葉寸梗頃刻浮沉以是耕僮頗厭其役客有知者誚其勤懇跬步之地何所裨哉廣不袤丈深不踰雉竭其水不足以澤生物窮其深不足以安黿鼉無蒲藻以潛其魚無波瀾以方其舟孜孜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宏農子舉頭而荅曰爾以此小而無用乎以其潔而魚鼈不宅乎以其狹而舟檝非便乎吾豈不欲深及於淵以滋波哇圓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繁育魚蝦耶豈不欲廣導其流以乘風沿泝耶吾恐利於生植其見乎疏決無窮矣聚夫鱗甲則動夫竭澤之魚矣

湊其舟艥則起夫濟涉之爭矣矧夫植其物則有蕡菓以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以附其伏者利其濟則有重載以扱其溺者嘻水之利也衆矣其害也亦深矣故吾所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欲撓之而愈明揚之而不波決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不渝豈效夫潴其水以豢鱗畜介爲艬（一作蠶）偺之備亦曰池而已矣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

秋賢之令有受九重之命毋百里之民凋瘵者繫之以綏
詑弊者藉之以移既休於公館覩其隳摧圮漏忍而不治
者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以再命尹於烏程降車
之期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欹其牆圮
其廡偃頹簷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寒暑是窘公歎曰
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旣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
嗣修乎然屬天末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
乎故我郡儲甲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餉僉賦於縣務
繁力匱久莫克舉公乃宵分而寐五鼓而興行忖坐惟不

遑所安近越於時方克錫功於是節冗費之用鳩贖辟之金僦力於農休徵功以厚賞聽斷之餘策杖以巡慰其勞者易其惰者設茗及飧日自省視由是工操其斧如蟻集羶傭運其材如水赴泒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衆宇鼎新矣有若換大門中門修大廳小廳東閣西閣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祗候房砌縣之外城凡百餘雉翊宅之周垣近一百堵修衆寮之宅五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汙池制公廨之什物有遺罔不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西廡以其

輸賦駢湊逋逸是虞乃編箔接軒榷間隔之訖賦則毀去厥費煩夥公乃增廡之一楹構木爲欄以限其内外俾永絶妄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吏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綿遠崩陊無幾每遇霖潦則束席就燥以避其霑濕亦有時矣加以往來者御奔走泥淖之患舉邑是病無戸而革公於是歴撥其損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復建修廊以達於都門兩有依暑有庇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帑摧敗下冗下濕周垣雖設腐不爲固易所以刺慢蓄而

誘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宏而化陋厚厥墉嚴厥闕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圜扉頽圮莫治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狠野心脫走是勝苟閑閎不謹牆垣不愼是遺肉於虎吻也或有縶墮事由微眚蓋俾其懷過而省非也豈使敵於見善毒於雁杌哉而糞壤狠籍穢不可邇彼罪無輕重俱執於此不其酷歟公乃刬積弊滌宿汙明壞牖圬毀墉席以潔其裀食以茹其餒苟獲戾而入如宴於此以見公之虔心愛物也先是縣之秋曹尉蘇許公顒釋褐之官也公始至兼戎曹務遇上巳節郡有角觝之戲郡守出觀

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以檢馭不整郡治之南溪波浩洋許公馭檝以涉而舟覆焉衆皆駭惋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損蘇公忽有幹流以出其舟而許公存焉彼同溺者俱不爲水困俗旌其地爲蘇公潭大歷中縣令李晤則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歳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出於池面相國畧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於邑人太學博士邱光庭編緝遺墜其或善未書能未紀者罔不畢錄此以見公興廢而繼絶也凡此數事豈前政之未知乎

抑知而不爲乎非公勤於理敏於用視公猶私曉夕匪懈
何以及此哉始公之臨承授政之後人稔於易衆務煩猥
綱在而目紊公迺肅之以整嚴之以恪過强字弱優老恤
匱旌別枉直屛空奸慝不逾月而法令如一勸賞分明清
靜簡當内外祗肅鞭朴閣於庭爭訟息於野宣尼所謂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寛猛寛相濟者余公得之矣前
是公纔再稔而報代鄉之老肆之長咸賴撫導數百人列
狀牆立於郡庭以乞留太守隴西公以代其任者特勅之
命不可有滯然私器其能頗自慽不偶良吏以共育阨瘠

公遂退寓於德清屬邑篤水軒釀春醪治蔬圃修釣艇以吟醉自逸明年冬爲縣者以譴停其任杖媒依勢求代用者撽累於几上隴西公至而弗視且曰烏有民病方急而擯良醫乎遂飛簡以召公洎其至隴西公提印以授曰子之前治邑其及物之澤被於壓野未得盡子之術貽吾中悔今還舊邑其爲我撫其疲遏其酋俾民獲蘇無替初心公三讓而后即縣張弦易調新其戸牖剔蠹抉弊刮垢磨頑不次不序咸復舊貫凡利於民濟於公事無巨細必自我始丙辰春公將受代吏民等以爲受其教庇而忘諸載

祀俾後之人不得詳其假落是食其旨度其處也於是列其狀謁言於宏農楊蘷蘷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爲勇公前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爲文讚功刻石於縣岸今復紀此宏烈蓋欲慰縣人久久之虔思也况公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兼凡所革易掇製皆力殆心罄而后克濟且慮夫什器後之人不同乎慎惜也恐其傾隳後之人不同乎繕治也茍沮衆請何以鏡將來耶由是採石鐫勒之費莫不悉自於清俸益以見慎而有立也嗣厥理者可不懋乎乾寧丙辰秋七月記

歙州重築新城記

天祐丁卯歲月直辛亥有星自積水流入於輿鬼知天者曰輿鬼之宿是為鶉首於辰在未之衡日丑為星紀則牛斗之分也據茲星祥秦之鄣郡漢之丹陽其有水為沴乎厥應當在戊辰之丁巳明年夏四月辛丑宣歙睦兩周一甲子平地水丈餘四日而後止新安郡之新城繼為暴水所汩雉堞咸圮郡帥太尉潯陽公周視其壞色沮神戚將捐去而莫修則功存之可祕也將徵役以完舊則民勩之可憚也逡於兩月不遑發命又念强敵未殄方礪鏃伺間

豈可惜費重力慢蓄輕守以速寇心乎秋八月乃頒役於五邑先降簡於邑令且誡其程功無使隱民厄於豪族擅諸利俾苹怨於下以益上者匪德也邑令承命躬自閱籍功之延促事之繁簡由窶向豐罔有弗均於是五邑之民不再命而麏至於新城之下凡板幹畚築之用皆未令而具初公巡壘觀設審頤厥由且歎其雖新水之興以害茲城亦始構之疎以稔其失也烏有於泛沙流石之上而能爲永永之基哉乃命指揮使劉贇徐璋三城使朱環及節級等各畫分而督役遂諭以城之舊址浮而斯濫今當發

深一仞抉去砂石實以精壤重加鎭築然後廣其循基增諸石版必使堅永侔於鐵壁役或務棘棘則民瘃築或務慼慼則民疲弗棘弗慼繄爾曹寬猛之有中也無以苛忍相矜無以遄速爲代諸侯受教夙夜胥勗勉於恪勤以厲厥躬故執畚者繩繩操斧者詵詵輦壤輸財蟻列子臻笑語忻忻爭先有期自旭及晡役未嘗懈遠而望之則疊巘層巒屹如天設迫而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倚崖東山抱建邦則險此焉是覩自八月庚子興役曁十月之壬寅而役罷工者函斧築者闔鍤太尉潯陽公建旆

而巡諸乃曰城之完屋之新實麗實堅非諸邑之奉公焉得民不擾而力齊乎非諸校之盡節焉得役不煩而功速乎所以見二三子之忠勤以佑吾政也自公之臨是邦也法明而兵勁刑審而罰中故民樂其化安其土及徵庸而屬邑之民父誨其子兄教其弟以公之閒俗也未嘗有猾吏之擾以公之撫封也未嘗有外寇之虞以公之治戎也葵藿之禁無敢有觸者以公之獎善也鱗介之美無敢有侵者故十五餘年綽綽焉如鱗之潛遇其廣淵雍雍焉若禽之擭棲其蒙翳絕鈎綱之慮無畢弋之患詩所謂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見於我公矣今水壞城壘重興畚築苟或進退不副公之用是謂奸慈父之命其爲悖戾神豈爾容哉故民不俟令而爭集不勞促而自課非恩信之昭感何以迨乎此哉於戲事有奇績有異不克稱頌以流於裔乘筆者之過也閩鄉楊夔自勝弁力學以暨於髮落齒墮屬茲喪亂洎在民伍獲承公殊衆之遇每歎其有志無時許將其促鱗弱介遊泳於豐沼無以酬奬之意敢撰重築新城記以獻時歲在降婁周正之月十一日記

倒戈論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感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雄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末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楷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之變萬詐生焉則内荏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温定襄王於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奬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恭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

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敢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諭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決來代有準洎林甫卽明皇既安之日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蠲爽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猷心爲國禍本其爲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斲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二賢論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於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譏其僭上偪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彊有欒高之偪時非聚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弒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於讒諂之

伍白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䂓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創守論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

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惟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循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怵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嘶肩逆耳

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後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曠夙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卽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衆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者難爲藥其守文乎

文選樓銘

文選樓者梁昭明太子選文之地時逾四代年將五百清風慹號藹然不泯况廣陵乃隋室故郡遺事斯存求之於今陳跡盡滅斯猶巍巍久而益新其不由以學而立道者道則不朽以文而經業者業則不磨乎宏農子經於是樓提筆路絕且慮夫不文不典者肆而處乃泣以銘云

峩峩萬宇匪歌則舞美哉此樓獨以文修自由名貴不以華致雖超千古靡有顛墜孰堪其登必精必誠孰可以居必賢必明無聚優以爲娛無習伎以稱榮吾恐其素德懷

辱於冥冥

公獄辨

搢紳先生牧於東郡繩屬吏有公於獄者某適次於座承間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謂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卯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

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況末世纖狡內外
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
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怨居上者異於見
違於理亦隨而鞫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爲公
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違不由禮之事
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
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屬狗
已以爲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狀邪者有自容之門
矣刑蔡棘之內辛苦備至何須而不克而況承執政指其

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己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衒别諸五色乎

原晉亂說

晉室南遷制度草刱永嘉之後蕩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玆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汚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

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踪踵其覆轍以此剏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使從卞壼之奏黜屏浮僞登進豪賢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植蘭說

或植蘭荃鄙不遄茂乃法圃師汲歲以溉而蘭浮荃潔非類乎衆莽苗既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荃歟遲發舒守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其天眞雖沃而斃也守貞

介而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淫亂而偷位者其雞苏乎受莽之僞爵者孰若龔勝之不仕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國者以穖爲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蓄貍說

敬亭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齧篚筐帑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貍之子必鋭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沐歡逾得駿飾㐫以棲之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暴腥露糟縱横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爲懷一旦怠其

紲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悅且惛涉旬不弭宏農子聞之曰野性睚馴育而靡恩非惟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疋磾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紀梁公對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閨闥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正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

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於鳥鳶乎鷙於鸞皇乎鷙而無別不如不鷙矣天后默然

善惡鑒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為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由也行詐以自衒取媚於小人其足為善乎任直以獨立取惡於非類其足為惡乎故擇善採於譽則多黨者進去惡信於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已以下士而諸父失其權

彼言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指爲逆彼怨惡者可聽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覩於衆之所惡能鑒其惡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悖也非孟子之賢無以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僑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詐嗚呼道之大非遇於賢明何嘗不汨哉

較貧

宏農子遊卞山之陰遇鄉叟巾不完履不全負薪仰天吁而復號因就訊諸抑有喪而未備乎抑有寃而莫訴乎何聲之哀而情之苦耶叟致薪而泣曰逋助軍之賦男獄於

縣絕糧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已貸其耕犢矣昨日之逋又貸其少女矣今田瘠而貧播之莫稔貸之靡售且以為助軍之賦豈一一於軍哉今十未有二三及於戎費餘悉為外用又縣吏貪官盈縮萬變去無所之往無所資非敢懷生忝不死何害農子聞其言且助其歎退而省於世萬類中最為民害者莫若虎之暴將賦之以警貪吏庶少救民病是夕夢鷙獸而人言曰爾欲警於貪將以吾為首雖爾之潔奈辱我之甚乎余曰賊人之畜以自飽腹爾不為貪哉獸曰不蠶不農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無實吾

嗛吾以其饑而求食之苟或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爲謀矣豈爾曹智以役物豢之畜之畋之瀦之以給其茹也桑之育之經之營之以供其用也一物之可求一貨之可圖汲汲爲謀孜孜繫心如壑如谿莫滿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晏然熟寢而欲比方哉宏農子驚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不如獸也遠矣

止妒

梁武平齊盡有其内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俄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拗其憤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

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郄茹之後妒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諸以遍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於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内典誡於血生其議遂寢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八目錄

沈顔

沈顏

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傅師之孫天復初舉進士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歸吳爲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

碎碑記

乙巳歲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劒池過臨川時天久僽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小渚之間悲舟之介揭厲而獲碑爲介者異而告發而眎之字

殘闕存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內史顏魯公之文識者以為公牧臨川日所沈碑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輒碎敗而已會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碑也必將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沈之今子旣不能文而補之寫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濬流俾後人覩是碑者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子亦蔽人之善歟不然胡碎之而已余曰吁秦嬴政初併天下天下大定海內一統於是出行郡縣登諸名山刻石記功德焉及其仁政不修後之人語及秦嬴政者咸以為虐君也堯舜無為而治巍巍蕩蕩俾鑿井耕田者不知

帝力歷於萬紀厥道愈光今之人語及堯舜者咸以爲聖君之至若峴首之碑睹者墮淚斯乃荆之人感羊公之德化故泣而思之設使羊公之德化不及於荆人則是碑也不能感荆人之泣矣且曾公之德業史傳載之矣遺俗傳之矣夫德業者病不著於當世豈病揚於後世乎苟曾公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曾公德業於後世夫如是碑之何傷

化洽亭記

寧國臨縣邐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蕪焉

根荄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異沒誰復相之是邑汝南長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逸乃卜別墅就而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如城跨池左右足以建亭邱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盈漣漪是生蘭蘭青青疎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矣斯亭乃治長君未至物景頹圮長君既至物景明媚物之懷異有時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長君雅識不羣愚不紀之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記

宣州重建小廳記

界江南宣州實為與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艮
也暨鉅盜起芒碭瓖弊於四方是邦截稚窘阨雖城隍僅
免而外無孑遺矣及兵部裴公慶餘去任寳常侍聿自池
牧來臨莅事未幾遽為秦彥所據姦連隣憝一作慗一旦擁
兵渡江引黨趙鍠以代己任是歲南徐劉顥作亂揚州繼
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農王方作自泗水爰奮義
旗詢於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
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徯其來蘇宏農王允憫是誠我
公復勵兵進討鍠恐銳逆戰亟為崩之及追躉保壘兵食

内空而外不絶商市無攺肆鍠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爲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宏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薦屬戎事便驪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來而安之不朞歲車者闐闐舟者聯聯比屋滞貨盈市溢鄽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廪未實田野未闢於是

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朞歳荷耰秉耟檥蟠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僭匠事横梁虹亘山節岑岏嶫嶫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爲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刋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

視聽箴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聽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聽且玉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而碔砆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眞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碔砆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碔砆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妖祥辨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景星朱草所謂妖者必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察王道之廢興國家之治亂則亂考於是而不知君明臣忠百司稱職國之祥也信任讒邪棄逐讜正刑賞不一貨賂公行國之妖也三代以後廢興之兆理亂之故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者果祥則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道盛而桑穀生庭不其明與

祭祀不祈說

夫祭典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

邀福佑也故王者郊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置五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夏興也周繼之故祀於稷共工氏爲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於社舜勤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亦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禹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長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佑也必以明神可祈福

佑可量則三代不易世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晴卿士無賢愚能盡其祭祀則享其福祚矣神必私於禱祈悅於肥腯而降其禨祥則王者盡堯舜也侯者盡桓文也水不為潦也火不為災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不勝也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疹不生也國家無危亡也宗祀無廢絶也是皆祈而不得禱而無應明矣然則經百代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革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國相持必有其勝也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其豐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仕者必有其遷也祈貨者必有

其僥也有一於此咸以神之佑也而不知人事之起匪成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巧拙智之有先後歳有豐儉運有否泰非神之所置也於是廢業而不爲非竭産而不爲悔姦巫乘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窹以成俗得非上失其正下效其爲者乎

登華旨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

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哭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象刑解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錐朴楚毒畢至而人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醇

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元達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耻民無耻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也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耻民無耻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心知悠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

辱而笞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笞絶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醇樸人易其化亦由聖智元遠深得其理故也

時日無吉凶解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穿鑿斯

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瀆拆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搆一衡宇雉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凶吉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絶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爲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一作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

曰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讒國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受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嘸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

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時辯

論者以五帝不迨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迨於五帝時變也五霸不迨於三代時變也或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義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爲皇爲帝時在臣則爲王爲

霸時在民則爲禽爲虜爲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危全諷

全諷字上諫昭宗時官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後爲徐溫所虜

重修撫州公署記

當州昔爲臨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然所立郡宅未叶地形昃

倚城西低臨水際頻更年代莫議遷移洎乾符初寰海沸騰兵寇焚爇署無遺堵靡認餘基中和乙巳歲全諷奉詔分符拜官本郡傷凌夷之累政歎榛棘以經時且召伯臨人憩息只依於棠樹而謝公爲郡餘閑尚築於經臺得不革故從新去彼取此既獲其形勝又叶此夷隆凡廨署之中而公廳在首此際雖當建立猶是權宜每視事之時或延賓之際常因目擊但蓄心期未辦增修二十年矣今則聚力於三農之隙求材於千仞之林獲楠梓而皆良招郢匠而畢集是用拓開基址高建棟梁恢張而雅稱參倚壯

觀而無餘法則盤勝概而成歸萬象鎮嚴城而更益三成立事立言必垂名於不朽乃積乃業冀貽美於將來豈爲耳目之娛而勤土木之事者哉

州衙宅堂記

當州刺史宅自唐乾符中因諳道亂離有巨寇黄巢 闕 柳彥璋等奔突焚燒署無遺堵爾後封疆微擾城邑荒涼洎中和五年春三月全諷莅郡之始製置之初以其宅僻倚西隅而甚欹側乃易其舊址遷此新基高而且平雅當正位於是芟去榛棘草創公署此際多以舊木權宜製之於

今十有四年卒就摧朽今則躬親指畫再闕一字基場闕二字重堂傍竪廚廩西廊東院周迴一百餘間繚涉數旬切扁俱畢雖虹梁闕二字不獲飾焉而鈴閣郡齋闕二字壯觀建闕二字續益稱闕城闕敘其由故記壁

殷文圭

文圭陳州西華人乾寧中及第爲裴樞宣諭判官後依寧國節度使田頵頵死事吳先主掌書記武康元年拜翰林學士

後唐張崇修廬州外羅城記

禹貢別九州之廣揚鼎居先淮夷控七郡之雄廬邦最大
眞四塞山河之國乃一方禮樂之鄉地勢壯而金斗高人
心剛而風土勁洎皇唐光宅四海奄有八紘窮日月之照
臨皆臻仁壽混車書於華夏咸屬文明視赤子以如傷播
洪鈞而不比眷惟刺史之任獨曰親人之官凡當出牧是
邦必選良二千石矣昔故相歐馬之所令通侯建隼之區
太守清河張公乾象降靈人龍命世一翎躍而蛟斷六鈞
挽而猨號忠自孝基勇由義立爰從稚齒便奮雄心庚子
歲巢寇稻秦關僖宗幸蜀郡王綱弛壞國制搶攘瞻烏載

飛走鹿爭逐救疲民之焚溺賁閭代之英雄先吳忠武王
虎步江南鷹揚肥上汪汪偉量涵一萬頃之澄波落落洪
襟包九百里之夢澤是以多士之歸也如百川赴海羣材
之用也若衆腋成裘勤求卓犖之倫肇建罷洪之業下痊
民瘼上報國恩以太守張公英俊不羣鄉關素友隸職帳
下責效軍前入委腹心出舒羽翼由余之拓十二國多賴
宏規耿弇之屠三百城畧方殊績以至潰趙相國鍠七萬
之衆先拔句溪破孫司徒儒五倍之師次收淮甸不獨身
先百戰抑亦謀贊六奇故得擢自偏裨升於列校亟更職

任累拜尊城天祐三年承制檢校司徒守常州刺史而毗陵杭越接境梁汴連衡公纔駐熊車潜施龜晝早曾修城築墊杜漸防萌寒暑未遷金湯遽設功用未畢王澤迭加以績効轉官檢校太保授廬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天祐四年八月到任公自臨錦里即建羅城謀雖貯心言未出口蓋以先王臥龍之地謹合繕修君子變豹之風詎宜卑陋況西連襄漢北接梁徐秣馬訓兵靡忘寢食勸農習戰誓静氛埃今吳太師嗣茅土全封紹彤弓重寄旌賢寵善念舊策勲雖承制以褒酬迭進秩於保傅淮南行軍司内

外都軍使鎮海寧國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東海徐公首輔大政力啟霸圖遜德推功先人後已纖粟之勞必錄錫予之美無偏公執玉而歸覲王庭鏘金而入陪相閤語家國之至計屬西北以介懷遂咨稟廟謀增修戰壘鋪舒妙見商較遠圖且曰居安慮危聞於聖哲為主制客宜賴城隍乃知恃陋弗修昔予蹈危亡之運一日必葺叔孫留忠恕之機懿彼肥川舊有羅郭自咸通十年盧諫議出牧此州值彭門用軍隣封多警累拜表章之請遂興版築之功綿歲月以滋深致締建之匪固漸成崩潰難禦奔

衙況今稼穡豐登煙塵貼息宜當農隙潛募子來嘉言上沃於王心成算允諧於台畫繇是量材度費揆力興工設窑竈於四郊燒甎礫於億萬蒸沙似鐵運甓如山千舂雲翻萬杵雷動役五丁而神速甃百雉以天橫粉堞既全湯池是濬淯長壕於四面斛巨浪於長江其城周回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壕面濶七十丈至六十丈深八丈城身用甎砌高三丈置窑竈五十五所其甎每口長一尺三寸濶六寸建造羅城門十三所及大弩樓都共四十四所公旦暮檢轄躬親指揮以饌以觴且酣且飲致勞勇兼集公私

允諧天祐六年十二月終版築向圓開鑿始半汴賊寇彥卿將領馬走徒黨五萬餘人乘修勵未辦之間忽倉卒奔衝之計夜驅羣孽直渡城隍搭長梯於女牆攢霜矛於鵲梁人皆兇懼公獨晏如遂開盧江潛橋兩門親領馬步銳師當處殺敗逋逆或麕驚而塗地或狼狽以投壕死溺如麻生擒若市押背黏襲遠過獨山棄甲聯翩高齊峻嶽諸郡收奪槍甲不少招降人馬甚多仍値積雪連天陰風刮地寒僵餓殍僅滿平川疋馬隻輪偶漏元惡天祐十年孟冬月汴將賀瓌與王彥章復驅甲騎四萬直抵羅城西獨

山門排列至死步門延亘數里此際堅墉漸備濬洫已周巨堞屹而山橫大弩發而雷吼雖羣偷飈至暴客狂衝萬騎雞連千戈蟻潰但昂頭而歎息咸破膽以逋逃尋屬淮海行軍侍中東海公親統大軍徑追劫寇縱七擒於淮岸破十寨於戎河非揚府之大幕雄軍不足以平欺敵國非肥水之深壕高壘不足以外挫賊鋒致我師競願北驅彼衆不敢南牧立中流千年柱石壯吳部一面山河昔司馬宣王統晉國車徒覽諸葛武侯渭川營壘而歎曰眞天下之奇士今清河公良可匹矣高燕公頃築西川羅城皆破

上供錢米當其無事尚以爲能清河公今繕理重垣疏導百谷廣通商而貿易咸竭産以經營上下無私方圓有術不蠹府庭之尺素斗粟無妨黎庶之易耨力耕從容蒇事則首尾一年周旋僝工則歌謠五邑永賀覆盂之固免虞拾瀋之譏或聽訟之餘或訓戎之暇憑高送目選勝延賓三重之雉堞延登四望之秋毫必見西風獵獵撒豹騎於平蕪冬日融融竟牛耕於曠野此外水蠱蒙衝之艦陸轟霹靂之車十年之儲蓄有餘千弩之金繒足用且獨山秀而峭肥水清而靈宜有異才同匡霸業大則仗戎節駕廉

車次則剖竹符參蓮幕其間燕趙多奇士豐沛皆故人千載風雲一時會合而公志惟尊主務切經邦推陣敵若私仇視玉帛無停蓄尚季布之然諾篤仲由之信誠吳漢之不離公門袁安之每念王室凡諸廨宇久歷星霜多至摧頹咸斯剗劚荀郎中湘五十五年前常典玆郡建東水閭門虹梁朽而蠕蝀沈碧瓦爛而鴛鴦碎公皆表裏修換躬親指南壯軍城而金翠相鮮耀水柵而舟車倍湊并建兩畔挾樓都一十四間換門樓橋柱十三虹公又深惟久要永欲流傳別運十綱散令回貨廣市於楠櫪杞梓遍修於

寺廟橋梁不筭斂於王民盡圓融於私帑所建州內廨舍
間架甚繁兼添置梵舍琳宮神祠儒廟及造明教橋一所
次造市橋一所次造縣橋一所次造通遠橋一所次造西
水閭門一所奇妙難名龍身蚴蟉於波間鴈齒參差於川
上往來咸濟不勞鄭產之輿揭厲無疑如假傳巖之楫郭
內官路造小史橋一所次造赤欄橋一所東正門橋一所
崇化門橋一所懷德門橋一所都共造橋一十一所並用
楠櫪杞梓鵪柱雕欄畫檻縱橫洪流直道有利於物知無
不爲乙亥歲孟夏月畫圖入覲告厥成功相府僉諧王綸

賞重承制就加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守刺史餘勲階如舊至天祐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蒙恩轉授武寧平難軍節度滁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權淮南行軍副使知廬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餘官勲如故褒勤藎也且兵書所尚地利居先霸國圖安人和是最兼兹二者不其久乎一品之秩自才升萬鍾之祿由勲進安于固晉陽之險壘翟拒宋國之圍楚興燧象之師齊奮火牛之陣設奇應變以逸待勞何代無人有備誰患文圭壘徒摩楯筆媿如椽近駕軺車曾趨戟𢇁目擊連雲之巨壘神驚截海之深

壕聊得直書無非實錄雕鎪琬炎敢期八字之褒稱易變
桑田幸記千年之城郭同部轄都頭節級寮吏名銜並勒
碑云耳天祐十四載歲次丁丑七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
酉建立淮南節度掌書記殷文圭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九目錄

劉端

端吳天祐十三年爲興元軍觀察巡官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重修北岳廟碑

上䦕明覆載以稱功浩淼百川峻嶒五嶽顯陰陽而自異呈動靜以爲徵莫不隱靈祇彰聖化欲見而非見示威而不威福善禍淫有今古無差之理聰明正直豈鴻纖偏照䦕妙難窮之跡藴幽元罕測之基昭然憮然奇矣大矣驅至

道而牢籠萬彙啟範圍而埏埴彝倫敬之遠之寒暑不僭於四序恭也禮也扎瘥字闕一適於千門況闕還當夏氏之興且特修王母之祠未盡善也迺致高禖之祭胡可比焉豈若恒岳霞峯安天疊廟鎮撫堯分之所輯寧禹別之方闕一氣匀鋪壯字闕二勢巍巍藏雲龍而均風雨如生肅肅字將魚水而睦君臣遠邇垂恩公私布惠解濟黔黎之苦能蠲皇闕之憂魑魅亡魂蚿回緰脰怖盤拏字闕一黃鉞逃粉碎闕春秋祇若與五侯懇薦於蘋蘩黍稷非馨唯於饗德備牖咸有但以依人伏又河朔名區海西樂土雖寡魚鹽

之利尤多耕織之資密邇并燕絶六狄七戎之闕一字交居趙魏招闕境是諸華之則三軍爲百代之規整頓朝綱獨立功臣之貴平除國難孤標取亂之勳況大唐二十餘帝乾坤三百年間社稷龍魚數見闕二字頻生聲振闕萬方之禮樂無雙堯舜芳猷既參差於竊比商周政柄徒阽隉於揚名宇宙昇平煙塵帖泰況宸恩於草木鍾睿澤於惸嫠屬以失味闕二字輕漂舟楫闕玉輅東西豈爲春蒐之故銀鉤南北唯論秋煞之因荏苒九州依稀六國運偶二三之變時遭百六之艱伏以闕歸於神授英通盡出於天生昴

宿光芒契叶賢王之瑞金精照灼潛符霸主之徵執禮宏
仁廉刑薄斂偏沐怡顏之眖字闕一遵難犯之咸闕彰形影
於冰壺不意小瑕留心大節賽桓文之令望超周召之嘉
音謀始要終理煩去惑皎潔三秋之月泓澄萬頃之波而
又世襲闕五孝從五帝而至如今加以武庫規繩儒門綱
紀著述五兵之策研精萬卷之書稼穡偏知但見啟期之
樂刑罰獨斷旋除庶女之風惻隱肥家忠貞活國勲闕大
展謨謀深行理治每設補天之術恒修縮地之方由是訪
沉淪求疾瘼崇佛理重神明廢置伽藍總就增修之命傾

頹廨宇俱當造化之功字闕一嶽廟以天寶闕洎乎舜歷頻移秦正屢改將新舊而分巧拙方彼此而日古今屬以山築歆傾丹楹朽腐只取於素來基址特興於此際規模遂命押衙充都字闕一修造使檢校工闕畚梮藉磬竭於心匠惟臻至於忠勤百役子來三時農隙選擭甍於異木詮柱石於幽巖杞梓鸞榱瑠璃鴛瓦想楚宮之柱設誇漢殿以虛祠斤斧奇能字闕一偶闕長鬣千千似稟銜枚之命驌騻萬萬疑聞聳鑾之聲福壽要津神祇會府閬苑亘瑶林之茂銀扉衝朱檻而開未既十旬其庸一旅勞而不怨告厥

成功實爲陰闕嶝凌空展梯字闕二莫達清波忽泛浮梁棟以旋來顆顆坤元踊一攢之勝槩明明星紀聯百雉之清虛佛土裝嚴猶虧鳳髓蓬瀛景致只欠鼇頭豐省亡機疾闕北討南征蓋字闕二神之助人安俗阜深憑陰德之功而又巨夏多艱中原盡蠢大厲久離於四表太平永在於三州闕絕字闕一圖貽厥孫謀宏宣祖業社稷類金湯之固山河齊日月之榮端負笈微人食魚末容少琢磨於焉學深闕二字於斯文謬歷煙霞塊闕巽披砂字闕二拾芥有濡毫而稽顙無香桂以甘心進思盡忠煦育之闕荒蕪冀字闕一龍

命敘虛襟而寧極修實錄以何窮但以闕如誠非作者雖
乖雅頌輒縱賡歌闕
國泰密字闕一年豐一人肅敬八表欽崇諸神際會闔境和
同公私唯孝左右純忠威降巨祲力制羣戎寶裝廟宇山
是屛風其一精專建造巧竭元微高攢闕繫日光暉龍拏虛
噴師從兵圍前壇後苑左驂右騑尊卑森森去就依依俄
輿木鐸待整璿璣其二匡時舟楫間代公侯洪橋架海皓月
當秋恢宏至道以闕巍巍清廟岌岌危樓家財已捧制置
增修行藏實錄今古難儔其三名超八凱鑒若三辰忠貞輔

國禮樂親隣始終霸道左右賢臣一方受煦萬物逢春闕

奉命文不驚人微書盛事永載貞珉其四

蕭振

振吳天祐時人

修黃陵廟記

歲在單閼律應蕤賓太尉中書令楚王重修二妃廟於洞庭岸所以酬靈感而答前願也在昔有鰥側陋將宏試可之功釐降觀刑始協嬪于之德於是化流嬀汭德洽堯聞因矜帝子之尊盡執家人之禮洎南巡不返北渚俱來莫

追龍馭之蹤空見象耕之所違天有恨甘委骨於重泉同穴無期分捐軀於積水芳流舊俗德被遺黎煥廟貌於千秋儷精靈於二聖魂歸紫府想從西母之游迹瘞黄陵猶錫斯民之福有祈皆應無感不通權水旱於鄉關運慘舒於生植吞刀吐火越巫而但駢蹁躚桂酒椒樽楚老而猶通肸蠁我太尉中書令楚王撫戎多暇訪古遺蹤敬神而遠之非鬼不祭也以二妃廟基頹毁棟宇傾摧荆榛翳薈於軒墀苔蘚爛斒於像設靈蹤未泯寧無步襪之塵祀事不嚴亦槩褰帷之攻乃命會工削墨郢匠運斤初洞啟於

崇扉怒鳥翔於峻宇圬墁雲布畚鍤星羅在三農而不妨雖一日而必葺蘭橑櫛比桂柱翬飛梁間之蝃蝀不收簷際之鸑鷟欲起黛眉斯斂若含黃屋之愁繡臉如生將下翠鈎之淚始者欲爲經度盡自內財仍奏皇明請崇徽號奉唐景帝天祐五年六月十有四日敕旨以黃陵祠封懿節廟竊以世邁三古事遠重華褒揚必在於正人寵數方加於異代故可使窮泉發耀貞魄有歸非至德何以通神明非至靈何以感直氣厥功既就盛德將書鐫銘永託於他山悠久便同於元造宜求彩筆以述芳詞振跡忝前旌

名微侯館仰承嚴命俯扣庸音無陸氏之患多有景純之未寤宅年岸上應知杜預之功今日江邊且媿曹娥之作

重修三閭廟記

噫楚懷失道遠君子而近小人靳尚讒言與浮雲而蔽白日子也含冤靡訴抱直無歸叩閽而天且何言去國而人皆不弔徘徊澤畔顦顇江濱吟貝錦以空悲佩崇蘭而自喻雲裝羽駕東皇君忽爾來游歛衽端著鄭詹尹於焉靡說懷忠履潔憂國愛君驚禽而徒欲遶枝棄婦而豈忘迴首離騷詠盡不迴時主之心靈璅長辭竟葬江魚之腹救

溺之蘭橈競逐招魂之角黍爭投寖爲午日之風播作三閭之事式瞻遺廟尚歸崇基綿歲月以斯多顯精靈而未歇然即金鋪零落蘭寮摧頹蝸涎全染於杏梁蟲蠹半穿於桂柱苔生玉座塵壓珠簾蓬蒿漸蔽於軒楹風雨垂侵於像設我太尉中書令楚王道惟濟物德必神通思闕政而感修想忠魂而有感況靈符禱請事著聰明能資上相之兵咸克靖二兇之沴氣遂得拜章上請疏爵遙封爰旌感應之功是錫昭靈之號相府乃減淨財於厚祿模大壯於遺祠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錦簇將日曜而月輝彩

檻帶縈或龍盤而獸走飛檐鳥企瑤砌砥平靈官與鬼將
爭趨海若共波神並侍陰風暝起應朝澤國之靈落月春
深但哭巴山之鳥前依積水迥壓高邱占形勝於一隅奠
馨香於萬古其或征人輟棹歸客憑軒當洞庭木落之初
是枉渚波生之後千聲鼓枻猶傳濯足之歌一紙沉書曾
弔懷沙之恨風急始知於草勁火炎方辨於玉貞當時之
死釜雖鳴異代之桐桂忽及況重新廟貌光被綸言固可
以大刷幽靈全攄憤氣想直躬而若在披遺像以如生爰
終結構之功欲紀經營之跡豈期嚴命猥及下寮振道愧

譚賓名參霸府居唯代舍歸來敢歎於無魚地實長沙日晚誰驚於有鵩從軍稍暇訪古多懷正吟招屈之辭忽捧受辛之旨勒他山之翠炎序有土之殊功風聲永播於無窮追琢便期於不朽何人讀罷起三十里之沉思今日斐然慙二百年之述作直書盛跡用告將來

頓金

金吳順義時人

仰山加封記

中書門下牒先據袁州刺史王安狀申伏以當州名山古

迹南仰靈祠擬巨嶽以齊高聳羣峯而迥出福流一郡威
播四方凡有啟祈無不響應頃以本州郭内頻遭災火人
戶不安苗稼亢陽泉源涸竭遂虔誠禱祝專詣殿堂乞火
燭頓銷人 心寧帖及希降於雨暘遂許具狀申聞伏見此
廟七郎先朝天祐十一年内封感勝侯禮部尚書九郎封
司農少卿既靈異以昭彰宜遷崇於爵秩伏乞特加封贈
庶助境疆冀祈雨順風調永保鴻圖帝業伏候指揮者奉
勅民爲神主神乃民宗苟有昭彰諒宜封贈袁州仰山廟
宅於萬仞奠彼一方秉聰明正直之風納黍稷馨香之薦

無所不應有感則通刻乃本州列其靈祐乞加旌獎以福蒸黎贈禮部尚書威勝侯蕭某宜加贈尚書右僕射仍進封廣惠公贈司農少卿蕭某宜加贈工部尚書仍封昭靈侯其所贈公侯仍下所司準令咸製造冠裳等給賜牒至準勅故牒順義五年十一月三日記

陸元浩

元浩吳太和時人

仙居洞永安禪院記

述曰堯舜爲君仁化唯該於域内周孔設教軌儀但備於

寰中尚乃千古從風百王禀敬而況釋氏與世妙用難思
慈悲遍洽於含生行願廣宏於沙刼智即權實相顯有無
運六舟而横截四流嚴萬德而高超三界於五險空聚示
一大事因緣由是多子塔前迦葉授無法之法震涅國内
達摩傳非心之心印印相承燈燈不絶咸歸實際運照無
窮祖宗之源派既分解脱之法門永闢厥有特稟異氣別
包粹靈生法王家爲如來子當後五百歳紹彼元風者則
惠從長老其人也師生縁漳水允嗣夾山早獲衣珠游泳
而安閑若海已收髻寶卷舒而自在如雲雨入五臺再遊

三楚顧巨廬之名岳實釋道之所依翹心於五老峯前駐跡於大孤山側永安院者唐乾寧中高僧如義卜焉結茆單棲屢更寒燠嘗有龐眉之叟不知何許而來四望巖巒三興嘉歎曰斯之勝地後必聚徒義公省自道孤乃讓隣德甲戌歲遂往執袂付院傳券檢田此則攜錫而來彼則挈瓶而去仙居禪宇自是聿興參學之流遠邇輻湊鄙其舊制易剏新基芟闢荒蕪締建精舍袪彼茆茨之陋儼其鴛瓦之容迴廊掩正殿香廚虛檻枕法堂僧室洞源深處樓臺而屹若仙宮雲霧開時境界而迥殊人世布露不唑

於心匠土木悉自於躬親師又運四無量心行四攝法事以詩禮而接儒俗以衣食而求孤惸來者安之終者葬之其間羈旅書生咸成事業告行之日復遺資糧登祿仕者甚多榮朱紫者不一施食施法爲渚爲洲枯木寒灰外形骸而是幻碧潭秋月指影象以非眞所坐道場别承靈貺託嘉言於物象寄妙旨於筌蹄其達則迅雷疾風其致則渾金璞玉而又體其莊老會彼元眞恢欲投機啐啄相應所謂得語言三昧獲無礙辯才三界寒暄唯一布毳二紀林麓不適人煙洎大吳大和三年歲次辛卯江州資福禪

院闕下尊宿宏持時節度使德化王敬奉釋門興隆遺教仰師法眼思挹眞風既多景慕之心乃切請迎之志遂遣左排衙使江鼎動持書達命師性便泉石不樂城隍抗彼使人未從嘉召以至封函數四俛仰旬餘下風之禮既堅開士之情尋允到日列闔郭緇俗備幡蓋威儀如自雪山迎歸舍衛親王降駕人天共瞻復陳香積之筵以慶醍醐之說洪鐘任扣響應隨機王深味元津愈生珍敬由是法輪宏敞眞範高傳契王侯匡護之心賴龍象誕生之德鬱興舊院仍改額爲悟空師雖處廓闠終思巖穴約與猿鳥

相狎畢此浮生指期故廬禺俟廻錫矣弟子恒迷覺路靡

究眞空久居曠野稠林杳隔菩提彼岸雖逢善友難求囧

象之珠縱遇醫王莫味阿伽陁藥唯當敬奉隨順親近善

知識而已幸居幕職每接慈顔不度短材爰述斯記庶使

名山勝槪永載貞珉而不朽其本院所有山林界至及買

置常住新舊田園物業並具土名界段碑陰冀於他時免

有侵越時大和四年歲次壬辰八月已酉朔六日庚戌題

歐陽熙

熙吳天祚二年官武昌縣尉

洪州雲蓋山龍壽院光化大師寶錄碑銘

大師俗姓劉氏法諱懷溢本無諸倚郭閩縣人也即巨唐相國彭城劉公瞻之次子也童年慕道不習儒宗時鄱亂之歲厥父攜同詣京師因辭弗往漸登九歲俄自發心棄捐俗務投立磨山普資院杜禪師門下求為弟子願侍巾瓶禪師立性孤僻抱直嚴難未許升堂不容入室且堅苦節每勵勞形涉歷年華經逾炎冷身齊槁木心類寒灰一自入山久淹出谷十年精（闕一字）午夜志疲師長念及功勳知為志器於年十九方為落髮披（闕一字）結束法衣遣求和

合恭承嚴旨高別林泉星夜登途望風取路遙山獨步峻
嶺孤征時往日來俄之中嶽會善寺瑠璃壇欣逢法侶勅
啟霜壇大扇律風高懸戒月夙緣諧偶曩善冥符不上牛
車便探衣寶併三衣而爲一衲棄五事而整一盂松下塚
間行頭陁行雖行是行叅問匪忘遍歷遐方訪尋知識無
道場不逢古德有請皆遇宗師其奈不湊元機情源擁塞
如渠聚土狀棘當衢須議芟薙終期決抉而乃直抛衡嶽
專造灌溪函杖而誓扣元關樞衣而立融指雪澧源和尚
一覩奇特許厠門牆久而彌芳漸昇堂室況乎居猶學地

道未博通仍於異時侍立左右和尚演於法頌云五蘊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大師纔聆妙說頓入清涼悟即剎那迷流沙刼一言契合萬慮情亡豁若雲開皎同月朗既除疑滯不莫遊方遄襲傳燈嗣何宗禰即曹溪六祖付法讓大師讓大師授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分黃蘗黃蘗之林際得林際密旨者惟灌溪焉入灌溪室續燄挑燈者誰即雲蓋大師矣大師然以元天月白覺海波清眞燈未燭於祖堂雷振停開於蟄戶維廣明初之上都值黃戎犯闕僖宗皇帝駕幸三峯暫避狂徒勅選十員禪律經論

詩賦文章大德駕前供奉和尚禪宗一位也勅賜福田禪師止三峯再賜大自在禪師爾後狼煙息爇草孽停爭時屬太平寰宇寧靜光宅四海慶洽萬邦特軫睿毫更于歲號爲光化元年實謂山呼海蹈舜日堯雲百辟稱慶於龍廷三寶承歡於帝澤恐銜兩露亟被霑濡和尚特光化大師仍頒命服禪袍改爲椹色簡誥迴錫皇恩旋聞海晏河清遠播民舒物泰鑾駕將迴於萬乘寶位卻復於九重帝績丕昌龜圖鼇負皇帝昇於大內慶叶千靈金雞纔樹於琅玕瑞渥旁流於遐邇遂抽御輒揮當玉扆之前茂發金

言綴向霜牋之上遂改光化爲天復元年當年秋上表乞養疾以歸南別天顏而出北既遥鳳闕堅駐龍沙山二年時有唐鎮南軍節度使中書令南平王鍾公作鎮乘時虛襟扣寂位崇列土心仰元門一禮慈悲三申延請洪鐘預扣難藏衆耳之音幽谷傳聲已播多人之口和尚弗能違命遂許宣揚志出池隍深奇水石府主鐘公捐清俸闢白源立山雲闕一字爲稱伐材搆院奏額龍壽彰名既畢莊嚴遂陳延請開堂演法垂手度人蟻聚禪徒蜂來道侶於兹三十餘載問法千數萬人於吳大和六年甲午歲杪夏十

一日示疾松堂迨於中秋二十八日夜子時歸眞丈室俗齡八十八僧臘六十七當年冬十月二十闕一字日移龕瘞乎眞塔去院法堂東北隅二十步之外初終醜覯罄樹豐碑事集一時彌流永古上足小師充院主道歸典座小師道環維那僧紹微直歲小師道聰堂中上座僧照照徒衆僧師蕩等並禪河舟楫奈苑芝蘭咸佇分燈續開籌室慮以先師歲華迢遞莫紀芳猷故鏤貞珉命爲斯記熙儒宗後派學苑微材恨罔侍於指南嗟未親於丈室忝承來命合掌虔誠頂想慈悲敢爲銘曰

開士垂儀覺皇眞子洞究元微達乎志理不受毫釐寧容彼此法嗣灌溪燈分林際水上呈𨍏長安駿驥拽杖京師皈崇明帝師號紫衣僖宗恩賜處世界兮如把虛空若蓮華兮眞不著水故演慈悲强云出世南平鍾公虔迎駐止羣生緣盡化終巳矣出没難拘浮沉自在月隱元天龍潛覺海師示來兮混四生中師歸去兮超三界外勞生戀兮謾自悲傷若蟬蛻兮有何惜愛

汪台符

台符歙州人好學善爲文徐知誥鎮金陵自草間上書陳

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爲宋齊邱所沮貽書誚之齊邱怒使人沉之於江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賢愚一邱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失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不醒羣雄率起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擁海沃沸顛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

化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已趨玉闕言懷龍劒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棣之詩無良人之難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於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圖克荷冥應復新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靈經始靈宮凡三遷三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韙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越公欲益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曷
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間時有奴狂
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淮
王宏農公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舒廬滁和十有
九郡繞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
我司空潯陽公獨庖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歙最多爲
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長大本豈矜壯麗一時企望六
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愛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
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咨我

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